



▲明黄的龙袍



▲朱红的宫墙



▲大量运用赭石的敦煌壁画



▲《瑞鹤图》中淡石青烘染的天色



▲天青色的汝窑



▲清代画家恽寿平笔下的靛蓝色

▼唐代画家张萱的《捣练图》(宋人摹本),尽显中国传统色彩观

电视剧《延禧攻略》的收视大热,使得素净、黯哑、简淡、明澈的“延禧色”深入人心,貌似岁月静好的舒缓与安宁掩盖了后宫凌厉的刀光剑影。有人将其戏称为“延禧莫兰迪色”,的确,喜欢画瓶瓶罐罐的意大利画家莫兰迪偏爱高级灰调,那种简净之风和游走在暧昧边际的禅意似乎与剧中素雅褪淡的画风若合符契。

然而事实上,《延禧攻略》的色调是纯正的传统中国色调,远比莫兰迪色悠久广阔得多。明黄、朱红、藕荷、竹青……每一个词语所对应的,都是一抹地地道道的中国色,古往今来被广泛运用于器物、绘画和建筑中。

这一次,让我们走近浓淡皆宜的中国色。

►随热播电视剧火起来的“延禧色”



电视剧《延禧攻略》带火了素净、简淡的“延禧色”,但将其等同于“莫兰迪色”则是误解

美! 浓淡皆宜的中国色系

胡建君

传承自古代中国的色调正在大放异彩

近年来风靡全球的“浅艾蓝”或“雾霾蓝”,其实就是“中国蓝”,那是经过岁月、写满故事的线装书的色调。这样的蓝色调,早在九百年前,就被宋徽宗欣赏。▶▶▶

飞舞,像一个干净蔚蓝的梦。

这样的蓝色调,早在九百年前,就已经被宋徽宗所欣赏。他的《瑞鹤图》,用淡石青烘染出大片幽微美妙的天色。这个史上最有格调的皇帝偏爱单色釉,喜欢含蕴内敛的青瓷,而认为白瓷过于一览无余而锋芒外露。青瓷最接近如玉的谦谦君子,那种素净温润、闲散淡远的自然美,有着内在的丰厚与光芒。

尤其汝窑的雨过天青色,更是徽宗梦中玄秘的颜色,颂简素之雅,顺万物之道。还有钧窑,能同时驾驭绚烂与沉静两种风格。金代的钧窑大多为致密的灰胎或灰白胎,在微妙的光线下呈现出特别的蓝色,最接近那种纯净而高级的雾霾蓝。

不只是蓝色直入人心。川端康成的《花未眠》中有这么一段:“那是一幅小

画。画的是在荒原寂寞村庄的黄昏天空上,泛起破碎而蓬乱的十字型云彩。这的确是日本黄昏的天色,它渗入我的心。场本繁二郎画的霞彩,同长次郎制造的茶碗的颜色,都是日本色彩。在日暮时分的京都,我也想起了这幅画。于是,繁二郎的画、长次郎的茶碗和真正黄昏的天空,三者在我心中相互呼应,显得更美了。”他笔下的日本色彩,包括场本繁二郎的霞彩同长次郎的茶碗色彩,还有那种和敬清寂的日本味道,其实都是传承自古代中国的色调。比如变幻幽玄的钧窑的色彩表现就可以包含黄中带红,红中透紫,紫里藏青,青中寓白,白里泛红等种种呈示,可以映照川端康成笔下的味道。由于釉层里的气泡

对光线有搅动折射的效果,使釉中流纹更加意趣无穷。

公元1259年,昭明往中国天目山径山寺拜师学佛,归国时将茶具、茶叶及饮茶方式带回日本。陆续有更多的中国传统文化由遣唐使传入日本,深深影响了日本审美情致的方方面面,特别是在器物色调上的把握。在《日本传统色》一书中,所出现的天青、粉青、梅子青等所谓的日本色彩,其实都是来自中国汝窑、龙泉窑、钧窑的颜色,堪比蔚蓝落日之天,远山晚翠,或湛碧平湖之水,浅草初春。而建窑普遍表现出的黯淡与侘寂,如月华一般清苍,如万籁一般幽茫,如风雨一般无常,更深深浸润了日式审美的风骨。

传统色彩遵循的“五色观”,从自然中生发

这样的色彩观对应天地、阴阳、方位、季节、声音,牵系五脏、五味、五气,关乎内心的声色与动静。小至个人生活习惯与喜好,大至国家典礼仪式,都提倡在不同时节用不同颜色来顺应天地万物之气象。▶▶▶

赤色代表南方,白色代表西方,黑色代表北方,黄色代表中央。与五时相联系,青赤白黑分别代表春夏秋冬。汉代推崇“五时服色”,着青衣迎春,戴黄玉度夏,挂白帘接秋,披黑裘祭冬,俯仰进退,咸有风则。刘熙曾在《释名》中解析:“青色为主,生物生长之色;红色为赤,太阳之色;黄色为光,日光之色;白色为启,如同化水

之色;黑为晦,如同昏暗之色。”这便关乎人与万物的情状与思绪了。传统色彩观调动眼耳鼻舌身意,甚至味道也可以用颜色来呈示,如辛味用白色来表示,酸味用青色表示,咸味用黑色表示,苦味用红色表示,甘味用黄色来表示等等,不一而足。由此,小至个人生活习惯与喜好,大至国家典礼仪式,都提倡在不同时节用

真正的大美,是落尽繁华素以为绚

用笔与用色的最高境界就是摒弃技巧,发乎本心,吟咏性情,一切又合乎“礼”的规范。即便像赋彩鲜丽、天衣飞扬、观者悦情的敦煌壁画,张大千也认为这些纷繁的色彩是“闹中有定”,让观者能处变不惊。▶▶▶

彩的佛教在中国在完成本土化演进之后,色相仍然是外部世界形形色色充满诱惑的形质相状,有情众生,无边色相,一切圆满光明。《楞严经》说:“离诸色相,无分别性。”再多的形色终成梦幻泡影,佛教因此出离三千世界,获得生命的大自在,大解放。即便像赋彩鲜丽、天衣飞扬、观者悦情的敦煌壁画,张大千也认为这些纷繁的色彩是“闹中有定”,让观者能处变不惊。基督教堂的彩色玻璃窗殊途同归,炫目的色彩如同神谕的

启示,让人视之如履净土、如登灵界,从而心地明澈,神思安定。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那也是绚烂至极复归平淡吧。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道家主张淡泊无为的思想,在色彩观上更欣赏“无色而五色成焉”“澹然无极而众美从之”,倾向“初发芙蓉,自然可爱”的境界。草木敷荣,不待丹绿之彩,云雪飘飏,不待铅粉而白,那就是东升西落的平凡日子,也是见素抱朴的本色道理。这与儒

不同颜色来顺应天地万物之气象。

在浪漫的文学生艺术领域,五色有了更美更深情的表现。红有绛朱赤丹,蓝有青苍碧靛,白有月缟素雪,黄有缃茶驼栗,黑有玄缁乌皂,读来便齿琳琅,气象万千。唐代女诗人薛涛曾采集百年芙蓉树的花瓣与树皮,精制成深红色的浣花笺,那是用来书写相思的吧。风雅的北宋,日常书写绘画用纸张便更加讲究。如谢景初制作的笺纸人称“谢公笺”,俗称“鸾笺”或“鸾笺”,光用色就分深红、粉红、杏红、明黄、深黄、浅青、深绿、浅绿、铜绿等,听来都如此赏心悦目,那是一个内心无上富足荣光的时代。清代《浮生六记》中的芸娘,春扫落花夏采蕉叶,捣烂成汁,和了云母粉入纸纸染成五彩彩笺,心意斑斓而芬芳,不愧是文学史

上最美的女子。

传统中国画不拘泥于五色观,主张随类赋彩,用色即是摄情。从自然界出发,又从主观印象中提取带有感情的色彩,以达成人类与自然神祇之间的感应沟通。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于是看春山谈冶而如笑,夏山苍翠而如滴,秋山明净而如妆,冬山惨淡而如睡,如此美妙多情,如对故人。更进一步,在日常绘画中,又有了朱竹、墨牡丹等表现形式,逾越规范定式而清新超逸、渊雅风流,可谓运墨而五色具,不拘常法却合乎常理。早在苏东坡的时代,就已经广泛流传,发抒性灵,不求形似,不重色彩,从而营造出具有独立图式系统的自成格局的人文气象。

相关链接

最美不过中国色

莫兰迪偏好低饱和度与灰暗的中间色调,传统中国色讲究整体的蕴藉纯粹;莫兰迪色具有落满灰尘的时空感,中国传统色调拥有历史沉淀的岁月感……在这些方面,二者有异曲同工之处。但莫兰迪色是在色彩里加白加灰调出,整个画面相与制约甚至互为抵消而取得微妙平衡;传统中国色则是在色彩中加水加墨调出,相互辅佐呼应而获得整体的宁静高贵与平淡天真。以下是一些颇具代表性的中国色。

明黄	如太阳般耀目,独尊不可逾越
朱红	朱砂的颜色,介于红色和橙色之间
绛色	类似香芋色的浅绛
丁香	淡雅的紫色
藕荷	浅紫透粉,似雨后的荷花
黛蓝	夜色中静穆的蓝
水绿	如泉水般介于绿色蓝色之间的颜色
竹青	清脆欲滴的竹之色
月白	似清冷月光,白中带点淡淡的蓝色
牙色	与象牙相似的淡黄颜色
墨灰	下雨前天空的颜色

